



書興

卷之中

恒山劉有餘小石著

張詠入試科場自謂當奪大魁有司以對偶題
 失黜之詠乃毀裂儒服趣釣林谷師事陳希
 夷希夷謂曰子當為貴公卿一生辛苦此非
 棲憇之所也後果及第希夷遺以詩曰征吳
 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
 麗地卻應多謝腦邊瘡後詠兩入蜀又急移
 餘杭累乞閑地後以腦邊瘡乞歸金陵方許

按晚陶
 非考子如
 家產在
 子考情
 人子自事
 偏宜
 判其字
 曰張一
 考子如
 惜外不
 以爭偏
 然推止
 之習而

之

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輟觀之
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使人問之
老父不答溫自問之老父曰我野人也請問
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
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主宰
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
縱逸遊無忌民無觀焉子又何故欲人之觀
之乎溫大慚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促召二府呂夷簡聞
命移刻方赴比至中使數輩催促夷簡愈緩
轡徐行既見上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相見
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豫中外頗
憂一旦召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

劉晏曰王者愛民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維
常歲平歛之荒歲蠲救之又時其緩急而先
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蠲
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蓋善

日廣日其
一財倍
之奇後
相國及
治德于

治病者不使至危、德善救災者不使至賑、給賑給少則不足以活人、賑給多則國用缺、國用缺則復重歛矣。况賑給多、僥倖吏下爲奸強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也。張華觀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問雷煥曰：「此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當在豐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掘獄屋基、入地四丈、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遂不復見。煥以南昌西

山北巖下土拭劍、光彩艷發、精芒炫目、皆怪以爲神物也。遣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或曰：得兩送一可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末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復合。及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躍出入水、使人投水取之、不得。須臾見兩龍各長數

丈光彩炤水波浪驚沸雷華嘆曰先君化去
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陳僖敏公長憲都臺時以監察御史王文薦於
宣廟不數歲文亦至右都御史每陵僖敏凡
入臺僖敏後至王輒令堂吏鳴鼓集諸道御
史升揖僖敏至略不較一日僖敏先至堂吏
請鳴鼓陳曰少需諸道咸不平王至知公遲
鼓以待自訟曰吾在陳公度中矣厥後景皇
帝易儲王與謀英廟復辟乃誅之陳位極師

保致政壽終

吳學諭聞近禮一夜夢人持泥金帖遺詩二句
云明年九日湖湘道應有行人報喜來厥明
提學御史送一秀才入學乃監察御史劉與
清也拜堂時聞爲言所夢但不知湖湘道何
謂也明年湖藩聘聞克同考試事畢還吳申
途忽得與清中式信其時果九月九日也

有客行貨金陵抵上新河口覓舡入城舟人見
客孤身又風雨驟至故逗遛不進薄暮方至

水西門門闔止宿城下、夜竟殺客、沉於水、盡
得所有、遂富、棄舟不操、踰年生一子、甚愛、甫
弱冠、家業蕩費、殆盡、父或出一訓戒語、輒被
毆罵、適鄰有一術士、能以箕召仙、所言甚驗、
因往拜曰、吾兒不事生業、且悖逆、有修改時
否、仙附箕書曰、六月初三風雨惡、楊子江頭
一着錨、汝兒便是搭船人、請君自把心頭摸
悚、懼而退、不數日憂鬱死、

王邑嚴尤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能傳於
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
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
人、故輕其書、昔老莊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
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
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
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
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越度諸子矣、
初、馬融不應鄧騭之召、及餓困、乃悔曰、古人有
云、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

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
羞、滅無貴之軀、始非也、卒往應召、後人論融
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
居貞乎、既而羞曲氏之節、惜不貴之軀、終以
奢樂恣性、黨附成訛、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
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則安存之慮深
登高不惧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
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
觀、亦更相笑也、

龐居士詩云、世人重珍寶、我貴刹那靜、金多亂
人心、靜見真如性、晁文元擬作云、人愛貴而
富、我愛白而虛、富貴榮辱會、虛白吉祥居、
觀二儀而爲始、見一漚之初生、指八極以窮邊、
分一沙而立界、此中稱我不亦小哉、

白樂天詩云、富貴亦有苦、苦在心危、憂貧賤亦
有樂、樂在心自繇、晁文元擬作云、權要亦有
苦、苦在當憂責、閑慢亦有樂、樂在無縈迫、

白氏詩曰、華簪與高蓋、復在外物外、莊子謂以

書與
六
軒冕爲得志而喪已失性者謂之倒置之民
乃今世人軒冕之外更加五欲樂具重複冗
餘伐德禍深而不悟者又何如哉

古詩云此身不欲全強健全健多生人我心又
云僻居人事少多病道心生是知體中微苦
未可心情不足

兩儀萬物之父母不能免寒暑之怨咨二親諸
子之父母不能免懲責之忿恨其理必爾自
當釋然

武后幼時袁天綱相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
見其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
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嫻抱
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
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術之神至此
郭璞精卜筮知江淮有難促裝欲去而愛主人
婢乃取小豆三斗繞散主人宅主人晨見赤
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請璞爲卦璞曰
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許賣之

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主人從之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廬江果隕

上令言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卧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勿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於江都

崔浩不信佛法嘗曰何爲事此胡神旣說魏主盡誅天下沙門一時長安沙門并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浩妻郭氏敬好釋典時常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千人溲其上呼聲磔磔聞於行路自來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人傳以爲果報云

范曄與魯國孔熙先及甥謝綜等謀逆事覺以
獄曄作詩有雖無稽生琴庶同夏侯色之句
後經二旬獄尚未決曄便有生望獄吏戲之
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而喜綜與熙先
笑曰詹事嘗昔論事慄臂瞑目及在西池射
堂躍馬顧盼自爲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
畏死乃爾耶設令賜以性命人臣謀主何顏
可以生存及將詣市曄最在前曄出獄門顧
綜言曰次第當以位耶綜曰賊將當爲先曄
及夏侯色也

家悉至市曄見姬妾悲泣流漣綜曰舅殊不
王安石執政出青苗書使蘇轍熟議曰有不便
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
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
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
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
州縣之事不勝煩矣

歐陽修薦蔣之奇爲御史之奇欲脫附修之名

因誣脩陰事効修神宗知其誣語執政曰言者以閨門暖昧之事中傷大臣此風甚不可長乃貶之竒修亦堅求退出知亳州謝表云未乾薦稱之墨已弯射羿之弓

歐陽修曰治民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明進退中度按醫書述病症口辨如傾而病者服藥不効一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病服藥者卽効治民之吏猶是也但民稱便卽爲良吏矣

李西涯在翰林時因諸門入京赴試置酒相款諸門生以有他席湯飯未具卽起告行公曰少坐有一題目相講衆乃坐請教公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知此題主意乎衆復請教公曰別無主意只是待湯

李西涯在內閣一日集數門生飲公出對曰庭前花始發請衆對之衆怪其易旋各有對公笑曰諸對皆佳總不如對云閣下李先生

龐統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曰

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
方欲興風倍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
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
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姚崇與盧懷慎同在政府崇有子喪謁告十餘
日政事委積懷慎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
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
決俱盡頗有德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
爲相可比何人對曰公可謂救時之相崇喜
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哉

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
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
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
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白公強起
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
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
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
人胡可以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李林甫以便佞進用每嫉張九齡裴耀卿陰害
之三相入朝二相磨折趨而入獨林甫在中
軒傲無少讓喜津津觀者竊謂一鵬挾兩兔
焉少選傳詔出九齡耀卿俱罷林甫嘻而笑
曰尚左右丞相耶

古人有以故車輪爲樵爨者或目之曰勞薪此
乃無情之勞爲人所用耳夫有情之勞爲人
所用又甚於此而終歸滅絕則同矣

古有人病身變爲虎而食其兒者但聞牛哀而
已孰不驚異其事乎今人恃權挾私肉視於
人容易殺其非辜自矜竒特以取殊寵者有
之矣乘勢睚眦以攄宿憾者有之矣此皆心
變爲虎也乃鮮有驚異其事者世情之慣習
也如此

煩惱障無損於菩提心譬如日月翳於煙雲中
而日月固無損也珠玉落於泥滓中而珠玉
固無損也故曰莫管煩惱障但存菩提心

逆計而憂憂而無益况未必爾即悟而斷不如

去憂觸境而怒怒而無益况多偶然即悟而斷不如去怒

文中子曰北山黃公善醫先寢膳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爲卦說

晉隗炤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然慎勿賣宅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使姓龔來填此亭此人負吾金以此版往責之隗亡後家果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至期果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

使者初惘然不知所以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贖夫何善妻曰善於易而未嘗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撫掌而嘆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通而洞吉凶者也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困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妻子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甕覆以銅枰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

卜焉

向子平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今舉二人證之
昔晉石季倫奢豪角勝可謂富矣及孫秀矯
詔季倫遇害乃嘆曰奴輩利吾財耳此非富
柳貧乎隋越王侗留守東都族立爲帝可謂
貴矣及遭王世克威勢所迫乃焚香發願曰
從今已去不生尊貴家此非貴不如賤乎
龐德公隱居峴山荊州刺史劉表延請不屈乃
就俟之曰保全一身孰與保全天下乎龐公

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
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
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
也因釋耕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
先生苦居畝畝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乎公
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
不同未爲無所遺也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
山採藥不反

戴良才高倨傲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母及

母卒良與兄伯鸞同居廬兄啜粥非禮不行
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幾容
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
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同郡謝季孝問
良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
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無與爲偶

桓帝時黨錮事起外黃令張升去官歸道逢友
人共班草而言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
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
陷害忠良將性命之不免矣回相抱而泣有
陳留父老趨而過之太息言曰二丈夫何泣
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
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得而
去

已往事勿追思未來事勿迎想見在事勿留念
隨覺而止習以爲常久久彌堅賢聖可入矣
或問晁文元曰子嘗言不求功名富貴何謂也
晁曰不求富貴以取樂樂變則苦不求功名

談賓有云辨

而于譽譽變則毀夫至樂無樂至譽無譽此
道家之闡奧也問者曰妙矣哉虛往而實歸矣
古賢著書垂法心存利澤而後人務求言意之
齟齬橫生駁議似是而非者此可目曰文訟
談賓有云辨不如訥語不如默動不如靜忙不
如閒晷因總作二句曰不言成吉慶無事是
神仙

程正叔紹聖間以黨論放歸赴涪渡江中流舡
幾覆舟中人皆號哭顧獨正襟安坐如常已

人老其即後漢
一派即

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
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
善然不若無心願與之言父老徑去不願
元帝留好音樂見定陶王善擊鼓之戲數稱其
才史丹進曰凡所謂才敏而好學溫故知新
是也若乃噐人於絲竹鞀鼓之間則是陳惠
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

元帝少弟中山哀王與太子游學相長大後哀
王薨太子前吊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

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
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
史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
至於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切戒屬無涕
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
情因事觸未能不動當使情之所動動如電光
光卽時滅動之所應應如谷響響卽時絕動
情應觸如斯而已如斯之善已爲難得若能
蘓迷廬山八風不動斯爲卓爾絕倫矣

無牽纏者卽爲解脫除熱惱者便獲清涼雖未
成靜定之功而且得逍遙之趣

儒家之書大易爲首有象本乎乾坤道家之書
老子居最無名始於天地二家之說率以此
爲造極矣若以佛書言之空生大覺中如海
一漚發又據譬喻則天地乾坤沙界之一沙
也

昔有父子俱以傳神爲業一日父子正寫喜神
皆不甚肖人作口號嘲之曰父寫子像寫不

像子傳父神傳不真自以骨肉尚如此何況
區區陌路人

白樂天有詩句云夢中說夢兩重虛晁文元因
擬作曰影外影爲三等妄夢中夢是兩重虛
白詩云紫綬朱紱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
晁又擬作曰三台八座九品官名目不同而
已矣

人倫生化大幻也世事新陳大夢也寒暑往來
大譌也中外歷職大采選也官曹決事大雜
戲也作是觀者名曰大觀

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學
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無
之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所進士皆
子弟以上以問諸學士李德裕及紳皆曰
誠如文昌言上乃貶徽江州刺史或勸徽奏
文昌紳屬書徽曰苟無媿心得喪一致柰何
奏人私書耶取書焚之

張齊賢布衣時僦孤貧落魄有群盜攻劫聚

飲逆旅居人惶恐竄匿齊賢獨徑前揖之曰
賤子貧困欲施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耶齊
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爲皆世之英雄耳乃
取大杯滿酌而飲取豚肩瓜分數段啗之勢
若狼虎羣盜愕眙咨嘆曰真宰相也他日宰
制天下當念吾曹競以金帛相遺齊賢皆受
不讓重負而返

向敏中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求寄宿主人不
許於是權宿主人門外車廊夜有盜自墻上

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自念不爲主人所納
今亡其婦人及財明日必執我因亡去忽墮
背井則婦人已爲盜所殺先在井中矣明日
主人搜訪得之執詣縣僧自誣服獄成言府
府皆平允敏中以贓不獲疑之乃密使吏出
訪吏食村店店姬聞自府中來問曰僧之獄
何如吏給之曰昨已笞死矣姬曰今獲賊何
如曰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問也姬曰言
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村中少年某所殺也指

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其服并得其贓僧乃得出

司馬光再相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范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光不從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

光武獵於野王路見二老舉手西指曰此中多虎臣每卽禽虎亦卽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耶昔湯卽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卽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邲鄒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卽人者人亦卽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四時順序三光垂象本乎天也據理則有常而或有不常身之安否事之得失本乎人也據

理則有常而或有不常。是則常中有不常。古今如此亦可以爲大常矣。

夫妙道非形器言意所能區別。其有教門逐末。矛盾交爭者。不出名利之場也。試思未嘗契之時。孰分主宰而求勝乎。

左思作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得一句卽疏之。及賦成。思自以爲不謝班張。而時未之重。思聞安定皇甫謐有高譽。乃造而示之。謐大稱善。遂爲

之序。繼而張載諸名公咸共稱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作此賦。聞思有作。與弟雲撫掌笑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也。及賦出。機嘆服。自以爲不能加焉。

劉穆之貧時好往妻家。就食其妻江嗣女江氏。每有慶會。妻屬令勿往。穆之故往。食畢。又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何須此。及穆之爲尹陽令。召妻兄弟宴飲。至醉。乃以

金梓貯檳榔一斛遺之

魯恭爲中牟令專務德化幘災不入境河南尹
袁安疑其不實使仁恕椽肥親往庶之與恭
巡行阡陌同坐桑下適有雉飛過止其旁旁
有兒童肥親謂兒曰何不捕雉兒言雉方將
雛肥親瞿然而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
也今虫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
也童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無
益遽還府以狀白安安卽上書言狀徵拜議

郎

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
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
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
者

督農楊敏嘗毀蔣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
或以告琬并請推究之琬曰吾實不如前人
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衆懼必死而敏竟
免

安思順爲朔方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讓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子儀曰一死固其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併力破賊

呂蒙正拜叅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蒙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

能平將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一知名姓則終身不能忘不若不知之爲愈也

寇準數短王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遣詔格準在密院以事上聞旦被責堂吏皆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府準以是慚

書集
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
俱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且曰若罪旻則
自今帥府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
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若擢而用之使解兵
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曰王且善處大事真
宰相也

田叔爲魯相初至官民以土取其財物訟王者
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
搏二十怒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
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叔償之叔曰王自使
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是王
乃盡償之

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
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爲通有卽功高
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
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卽果
遷幕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
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

書集
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
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泯形迹遠權勢
如此

費禘喜赦大司農孟光責禘曰赦者偏枯之物
衰敝窮極不得已乃行之丞相亮曰治世以
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
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爲
治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
歲赦宥何益於治

韓琦獨克英宗謂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
聖帝明王不爲不多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
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
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父孝乃可稱耳帝大
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

王恠除郡令到官至豫亭亭長曰亭有鬼時時
殺過客不可宿也恠不信夜深果有絛窺聲
恠祝曰如有枉狀可前求理女人曰無衣不
敢前恠授衣與之女因前訴曰妾夫爲涪令

書集
之官過宿此亭亭長劫取財物仍殺妻家十
餘口埋於此樓之下他問亭長姓名女曰即
今門下游徽是也他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
曰妾白日不得訴每夜陳寃客輒不應不勝
感恚故耳他曰當為汝理此寃勿復殺良善
也因解衣授地忽然不見明旦他召游徽詰
問具服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他因遣吏送
其喪歸鄉里亭遂清吉

甄邵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梁冀亡奔邵邵納
之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
毋亡邵埋屍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
洛陽時李燮爲河南尹行塗遇之使卒拔邵
車於溝中恣意笞撻大署帛於其背曰誦貴
賣貧官埋毋仍具表其狀邵以此終身廢
銅

李邵善河洛風星爲縣署幕門候吏時和帝分遣
使者微服單行觀采風謠使者二人到益部
投邵候舍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問曰二君

發京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相
視曰不聞也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
守郤猶爲吏也太守竒其隱德召署戶曹史
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
亦遣使郤諫曰憲椒房之親不脩禮德而專
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
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郤不能止請求
自行許之郤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
風而憲果就國自殺支黨皆伏誅凡交通憲
者皆免官惟漢中太守不與

呂祖儉以言事得罪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
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
視群小之爲不能出一言乃令子約獨舒憤
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感深矣祖儉報書
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不能一朝居若
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祖儉嘗
謂因世變有所摧折失素履者固不足言矣
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其言亦

深可味

王羲之聞山陰道士養鸞往觀之道士云爲寫
道德經當舉群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鸞而
去在戢山時見一老嫗賣六角竹扇羲之書
扇上各爲五字嫗初不善羲之曰但道是王
右軍書百錢可得也其書初不勝庾翼郗愔
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荅庾亮翼深嘆服
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
顛狷遂乃亡失常嘆妙迹未絕忽見足下荅
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矣

陸羽曰徐吏部不受右軍筆法而體裁似之顏
太保受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或曰徐
得右軍皮膚眼鼻也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
骨心肺所以不似也

孫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
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
筆墨甚急奮袂如風湏臾而成作輪瀉跳蹙
之勢洶洶欲崩屋也

李崇都督江西諸路時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
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
言已子並有鄰証郡縣不能決崇令二父與
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君兒昨不幸
遇疾暴死矣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
咨嗟而已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欬引

張嘉貞官中書令不立田園有勸之者曰吾嘗
相國矣未死豈有餓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
猶不能有也

并州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詭撒邢魏諸生衆
共嘲弄虎相讚說便擊牛醢酒擴延聲譽其
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口才華不爲
妻子所容何況行路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
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頃臾

鄭全嗜酒臨卒謂其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
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
心矣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朝廷欲處之貴要
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酒對名勝安能
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

劉含度性虺遠有氣調風流跌宕名高一時嘗
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惟重
目前所見

李元忠雖居要任不以物務干懷惟飲酒自娛
時欲用爲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委以臺閣
其子操聞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
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

梁忠烈世子性愛林泉特好散逸著論曰吾嘗
夢爲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
覺也何憂斯類繇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
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常在掌握舉
首俱觸槌足恐墜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
去世如脫屣耳

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
世間物假令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

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楊素與牛弘退朝候白日日之夕矣素大笑曰
以我輩爲牛羊下來耶

溫公解禪偈曰忿氣似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
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
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行通神明忠
信行蠻貊作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
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
言爲百代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
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
聖是名菩薩佛

浮梁東隅有昭烈廟祀唐張巡有士子卜秋舉
降箕曰王霄一點墜雲端難失佳人一不全
敲斷鳳釵文不就貴人頭上請君看蓋王英
高中四字也是秋果然又士人袖芭蕉葉入
問袖中何物詩云兩手懷來一葉青知君無
意問功名可憐昨夜三更雨減却窓前數點
聲又士人得異草來問其名詩云蘇武當年

書與
三
膽氣雄匈奴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堦前草
一度秋來一度紅蓋鴈落紅云

宋藝祖欲廢釋教一日微行入大相國寺見一
髡大醉吐穢於道詈人無已藝祖益怒從旁
過之醉髡攔胸抱曰莫發惡心天將暮矣悞
有人害汝汝宜亟去藝祖心動以手加額而
禮焉及還內命小璫往覘此髡在否并取所
吐物來至則不見取所吐來悉御前香也釋
氏因不廢

鄔公景和尚末福公主選時例教養於禮曹毛
三江方視篆嘗課以對曰御溝水泮聞流水
鄔對曰金屋春殘見落花方期歲公主下世
蓋其識也

宋高宗在潛邸遇道人徐神翁甚禮敬之神翁
臨別獻詩曰狂螭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
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當
時不鮮其意後高宗避金狄之難將遊於海
次章安鎮閣舟灘上以避晚潮問舟人曰此

何所曰牡蠣灘遙見樓閣巍然問居人曰此何閣曰金鰲閣高宗登焉見大書神翁往年所敲詩在壁上墨痕如新即此而觀人生行止禍福自有定分非偶然者

景泰初西番貢一猫經過陝西莊浪驛時布政朱彰以事謫爲驛丞問猫有何異而足以上供使臣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猫盛罩於鐵籠以籠納着空室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而死使臣曰此猫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盖猫之王也

子高遊趙與鄒文季節相善及將還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抗手高揖而已其徒問之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也乃今知其婦人耳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群聚乎

高恭之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書與
陳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爲亞所親
任滿將去亞曰何以教我弼曰卽中才行無
玷但調謔過差亞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
口何弼笑而去蔡君謨戲亞曰陳亞有心終
是惡亞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武后時裏行御史聚立門內有令史不下驢衝
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
過實在此驢令數之然後受罰謂驢曰汝伎
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
於是衆羞赧而止

袁燦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謂周旋曰昔有
一國國中一水甃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
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旣並狂
及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
療其狂疾火艾鍼藥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
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
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旣不狂難以獨立比亦
試飲此水矣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
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
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頴川兄弟語使人神思
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晝欲寢矣
張僧繇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云點之
卽飛去人以爲妄因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
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見在

魏明帝遊洛水水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
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

嗜鱖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鱖魚懸置岸
上於是群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

孫權使曹再興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
權疑其真以手彈之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
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
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
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
群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数非不

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張彥真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
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雖王公大
人終不屈從常嘆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
有知我者胡越可親苟或不然從物何益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
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
子方敬段干太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
相則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

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
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
王功成豈特伯哉

童子魏炤來入事郭泰供給洒掃泰曰當精義
講書何來相近炤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
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袁隗妻是馬季長女少有才辨季長世家豐豪
裝遺甚盛初成禮隗問曰嬾奉箕帚而已何
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

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言弟先兄舉世以爲咲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非如鄙薄苟然而已隗默然不能屈

襄陽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所住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綫繫脚爲志後歲此燕復更來猶帶前綫女因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

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於霸客去久卧不起妻怪問之霸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見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君躬勤苦子安得不耕以養既耕安得不黃頭歷齒柰

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陳定字子仲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結駟萬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耳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夫妻逃去爲人灌園

虞翻與弟書長子容當爲求嬖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劉尚書實娶華家女生子不令或謂尚書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嗟使自改耶尚書荅曰吾之行事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詢之所得乎世以劉言爲當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荅曰冊朱不應乏教審越不聞被捶

顏延之侯其竣遇賓客盈門竣方卧不起怒曰

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本也况
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
久乎

宗承字世林少而修德雅正确然不群魏武弱
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
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
空總朝政乃謂承曰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柏
之志猶存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飲酣孫傲慢過
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
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
亦乖乎

朱暉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暉甚重之接
以友道把暉臂語曰欲以妻子托諸生暉以
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
暉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子
頡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暉曰
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龍舒子曰或謂人有廉儉而命促貪奢而壽長者何也廉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愈促矣貪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南溪詩話曰富貴於人造物所斲人至晚景得富貴者未免置第宅售姬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淒然誠不當爲此也

古人得意句如王荆公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黃山谷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書即江山皆警語也又山谷詩舉世盡從愁裏過可對韓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杜甫詩當面輸心背面咲可對其結交行翻手爲雲覆爲雨石曼卿詩天若有情天亦老可對長吉月如無限月常圓皆頌中的

昔人作閱世二律云人生

一筵肯向窮

時嘆不遭赫赫幾時還寂寂閑閑到夜勝勞
勞一心似水惟平好萬事如棊不着高王謝
功名有遺恨何如劉阮醉陶陶二日積鏹多
金生怨尤一溫飽外更何求自甘黜遜陶元
亮不愛羸餘馬少游何取纍纍兼若若終成
莫莫與休休花前適意三杯酒萬事忘機對

白鷗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s to be in Chinese characters.

